



余三定

马笑泉的短篇小说集《回身集》，收入了作者近年来在全国重要文学刊物发表并引起较大反响的8个短篇小说，所写的题材和情节，或是武术中的秘笈、绝技，或是武术界的内部江湖、世态等，所写都是其他文学作品中很少涉及的、十分奇异的社

《回身集》首先是在奇异的场景、奇异的情节中表现出现实世俗生活的常情常理。《直拳》一篇，写练了五年武术的张华在街上见义勇为，却被正在调戏妇女的小流氓宋哥两“直拳”打得趴在地上。原来这五年张华都在跟着师父练套路，师父说练好套路后再练对接，练好对接后再练实战，所以张华此时完全没有实战的本事。与张华在同一个师父门下习武的秦猛听说后，背着师傅偷偷练实战，终于打败宋哥，替张华报了仇。在这个“奇异”的情节中，师父和秦猛都存在于真实的生活中，都有各自的道理。

《轻功考》一篇，一方面，写中华武术史上颇富传奇色彩的轻功，写到了唐传奇、清代纪晓岚关于轻功的描述，写到了关于民国时期武术名家燕子李三、杜心五的轻功传说，将历史的真实性和传说的“奇异”性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写“轻功研习会”里众人对轻功的“考”（考察、考证）。一直到作品结尾，轻功是否存在，还在没有定论的探索中。关于神奇的轻功，在传说中热热闹闹，但在现实中则几乎未见。类似轻功这样的社会现象也并非孤立的存在，作品能引起我们种种联想。

其次，《回身集》在奇异人物的刻画中表现出现实世俗生活的常情常理。《回身掌》一篇，写师父带着大师兄外出时，命二师兄主持本门事务，三师兄从旁协助。此后，二师兄约束本门弟子，场面上的事情一概不参与，三师兄不满，与二师兄数次争执，终于有一次，“二师兄勃然作色，猛然一个回身掌，把自己从窗户中打了出去。”此后，三师兄外出到五台山苦练功夫十年，回来找二师兄约架雪耻。大师兄回来后，耐心细致地说服了三师兄：“你们不在拳上争输赢，那就比比谁把本门功夫传得广，传得远。”三个师兄都是血肉生动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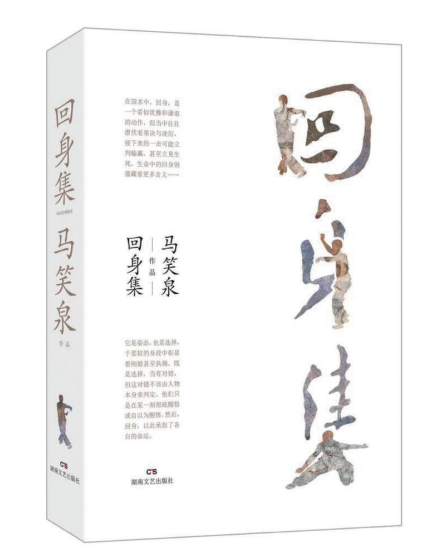
《阴手》一篇，写农村贫穷青年张孝良在自己的美貌妻子钱三姑被豪绅恶霸陈德荣强占后，坚决抗争不放弃，最后到大东山花了三十年练成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武功“阴手”，已具备盖世武功的张孝良本可以复仇成功，却不料倒在了陈德荣密集的枪声之下。作品关于“阴手”的描述，关于张孝良练功过程的描述，关于张孝良行为和举止的描述都有“奇异”的色彩，但张孝良身上的韧性、执着、毅力，又是直至今天我们身上仍然特别宝贵的东西。

再次，《回身集》在写作手法上也有许多创新和奇异之处。作品在很多地方留下了悬念，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赶尸三人组》一篇，结尾处写道：“他正好在尸体头部停住，矮下身去，左手还是捏着诀，右手在尸体天灵盖上猛拍一掌，以全部的力量大喝一声：‘起！’”作品写到此处戛然而止，那么尸体最后起来了没有呢？因为“尸体能被赶着行走”只是一个传说，无法实证，所以作者很聪明地把这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想象。

作品中的比喻新奇独特。《直拳》中写秦猛和莫小宝一次等待宋哥的出现，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作品写道：“时间过得更慢了，仿佛是从拧紧的水龙头一滴滴挤出来的。”这样独创的比喻让人过目难忘。

间接描写手法的运用也很出色。《阴手》中描写刚出场、正在做佃户的张孝良：“他所做的唯一与生存无关的事，大概就是喜欢把树叶含在嘴中，吹出各种令人感到愉快的小调，连林子里的黄鹂听到了，也要因惭愧而闭上嘴巴。”作者没有直接写小调本身，而是采用写小调所带来的神奇效果这种间接描写的方式。

（《回身集》 马笑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阅有所得

点赞《卡尔·马克思》

严昭柱

诗人舒洁的新作《卡尔·马克思》，值得点赞。这部八千多行的长诗，感觉细腻敏锐，思绪穿越时空，激情汹涌澎湃，创造了宏大深远的艺术意境，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舒洁在《我写〈卡尔·马克思〉（代跋）》里说道：“有一些人问我，为什么会写这部长诗……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想写。”

我相信，至少在国人，绝大多数读者都会理解、认同舒洁的回答。向马克思致敬，对中国诗人来说，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强大的内心情感冲击。

诗歌创作追求的最高境界究竟是什么？毫无疑问，诗歌当然是诗人个人真情实感的抒发，当诗人激情的迸发和着时代奋进激越的鼓点，当诗人深情的讴歌唱出了人民真挚的心声，这个时候，人民的歌唱就翱翔在祖国的珠峰之巅。舒洁的这部新作，不就是在向着这个湛蓝的深空奋飞疾进吗？

当然，写什么是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写又是一个重大问题。具体到舒洁这部长诗，我们赞赏作品对马克思的敬意，同时我们在欣赏中也必定会进一步品味，作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的形象包含了怎样的历史真实，又浸润了怎样的时代真情？换个角度说，也就是要品味是什么样的历史诗情叩击了诗人的心灵，又是什么样的

时代真情拨动了诗人的心弦呢？

诗人在“序诗”中透露了全诗的脉络，告诉我们：他将“向着过去遥远的时光飞翔／目的地：特里尔”；“我将踏上一种路途／从中国开始，到你的特里尔／波恩，柏林；到巴黎，里尔／到北美洲，南美洲／回返之后，到印度，俄罗斯／最后，我会到日本／在这广大的地域上／我要去探寻，你的声音／为何幻化成随处开放的花朵／最终／我会回到我的祖国，我将此旅／视为一次心怀肃穆的朝圣”。

诗人画出的这条“朝圣”之旅的路线，正是马克思的人生旅途以及他的思想传播的大致路线。你如果翻到这部长诗的末尾，将全部注释的内容连起来看看，那不恰恰是一部简明的马克思传记吗？

于是，诗人就带着我们跨越时空，循着他“朝圣”之旅的路线开始“飞翔”，去跟随、去接近马克思的人生旅途和精神世界。在特里尔，他让我们看到少年马克思“通过戏剧看到人类的命运／他爱上诗歌，他因此／正视劳动者的悲苦”，“他确立的人格坐标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看到青年马克思和燕妮美好、圣洁而伟大的爱情与终身的陪伴；看到他“从柏林／到斯特拉劳／他年轻的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他无比坚定地确立了自己人生的信念／‘为人类服务’”；看到他艰辛、伟大的理论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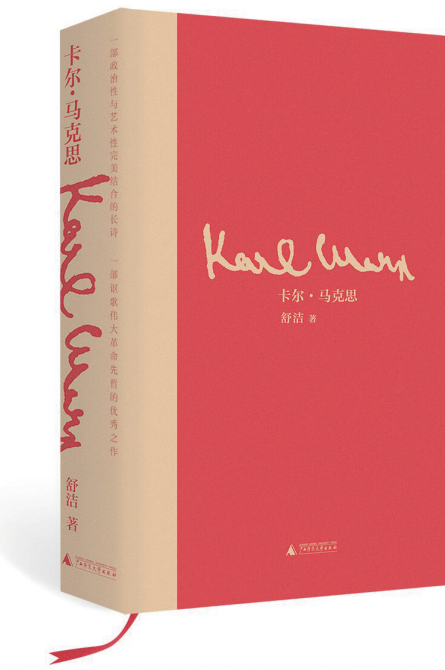
索；看到欧洲一个又一个帝国对他的驱逐，却无法阻挡他坚定前行的脚步。看到“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成为“旗帜之魂”，“在人类典籍中／只有你的哲学可以形容为旗帜／并被贫苦者所接受”；看到《共产党宣言》诞生，“这是光，是惊雷，也如波涛”，“通过神圣的宣言／你为全世界无产者／指明了未来光明的旅途”。看到马克思在人生的后一个三十年，“为了信仰／你甘愿忍受贫困与孤独”，“你在冷漠、傲慢与偏见的围困中／遥指人类桅杆之顶”，“你的心中装着唯一的上帝——人民……”

这样，诗人让我们了解了马克思是“一个真实的男人，一个充满血性的英雄，一个深刻阐释了世界无产者内心声音的先哲”，“一个立体的、杰出的、不朽的人”。

诗人曾多次与马克思的画像对话，他特别写到马克思的“注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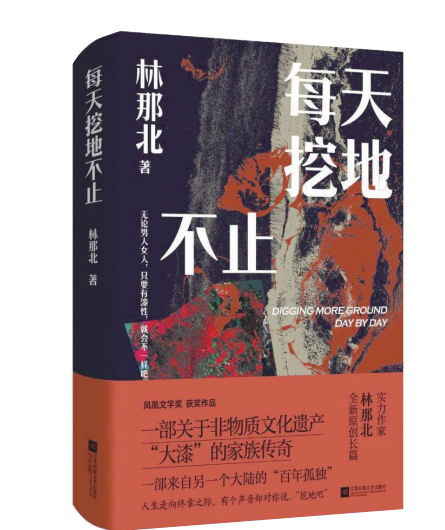
“我尝试目送你／以诗人的身份，我尝试追寻你的身影／我可以感觉你和蔼可亲的注视／那是你晚年的形象／常常让我联想起自己的外祖父／我相信你的目光／你深沉的，干净的目光／你的一尘不染的目光……”

诗人在诗歌中告诉马克思：他相信，“你就在那里／在你的世界注视着我们”，而我们“这里，是接受你珍贵遗赠最多的国度”，“你的珍贵的遗赠／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扎下深根”。



就这样，诗人用“注视”穿越时空，沟通着我们和马克思的心灵。诗人在“代跋”中还直接向读者诉说道：“我要说，在今天，我们真的需要这位伟大先哲含蓄的注视，你可以从他的目光中感觉到火焰，感觉到燃烧的信仰与激情，感觉到河一样绵延的爱，感觉到铁一样的真实以怎样的形态接近并揭示了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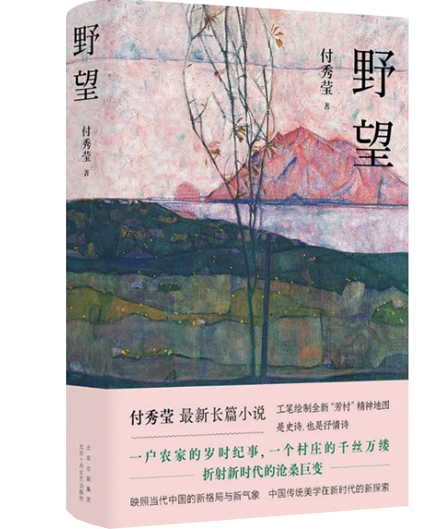
（《卡尔·马克思》 舒洁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每天挖地不止》 林那北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每天挖地不止》是当代著名作家林那北的最新长篇小说。本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漆”作为载体，从乌瓦大院的主人赵定力口中“一个装满稀世珍宝的铁罐”出发，讲述了福建沿海地区一个奇特家族百转千回的故事。

小说有着经典名著所必备的架构、气势与时空感受，个人身体的疼痛、家族的伤痕、民族的记忆交错重叠，三者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和人物身上得到了集中的爆发式呈现。本书将人性暴露于欲望、情怀、历史、现实的种种裹挟下，书写了渺小个体如何守护生命本质这一永恒的文学命题。



《野望》 付秀莹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野望》是著名作家付秀莹的最新长篇小说。全书围绕农村女性翠台一家的生活变化和命运转折展开叙事，深入中国村庄的内部肌理，潜入时代现场的激流深处。

《野望》全书二十四章以二十四节气命名，完成一个井然有序的轮回。在一年的叙述时间中，当代新农村的格局和气象，在作家笔下徐徐铺展，栩栩如生。《红楼梦》的笔法，孙犁和沈从文式的抒情，在这里水乳交融，在对新时代中国乡村的书写中焕发出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光彩。



乡水情长——读《湘水长长何处是故乡》

的岁月，城里的白米饭可真是想想就诱人啊！所以迫不及待一路北上至湘潭，迎接对城市的所有美好幻想。只是那时的何老没发现，那条童年时常伴他入梦的小河紧紧牵着这个离家的孩子，陪着他一路北去，波动春陵江，奔入湘江。

如果离家的时候没有回头，从此就会一次又一次回首望着故乡的样子，离开家后“外乡人”竟成何老时时的自称。不过所幸良师益友相伴，在湘潭的日子也有了些快活。大学时与同学们相携游昭山，登高极目，豁然开阔，山巅的风华少年们顿然生出了凌云之志。有时去十八走走青石板路，在望衡亭远眺水汽氤氲中的衡山，不过何老最忆的还是窑湾吃鱼店子的河鱼的滋味。

本科毕业后，何老伴湘江一路北上，被分配到长沙铁道学院，城市更大更喧嚣，家也离得更远了。何老说一开始他总喝不惯长沙水，可能是长沙的热闹让水缺了些清冽，偶尔霸蛮的长沙人有时也像一阵猛浪打得人一个激灵，不过，有关系！只要在捞刀河边钓几次鱼，在湘江边走上几回，在南门口的摊摊呷几轮酒，身体和味觉被同化了也就“对长沙有了些依依的感觉”。

后来何老从长沙又回到湘大任教，遍访了湘潭的名山、古镇、碧潭，走着走着何老对湘潭竟也“日久生情”起来。果然，水自有其智慧，不疾不徐，人便这样被俘获了，从此一生一世就这样离不开这湘水。

从永州到湘潭、长沙，之后回归湘潭。何老的人生轨迹看似不过是三个地点之

间的交错，但其实这期间走过了几多水木清华，蹉过了许多人情冷暖，可待在哪里都缺了些这乡水边才有的韵味，可能这是江水挽留水边人的“小心机”发挥了作用，故意将最珍贵、最惬意的回忆，都留在了水滨，那水最终流进人的心灵，从此一辈子缠缠绵绵。所以离家的那人一定就会像着了魔一样，总是盘算着回乡的路。

何老与学生们相聚，最钟爱的还是杨梅洲河岸边的小店子，茶足饭饱之后，一定要独自对着映着月光与岸边灯火的江水，安静的一立会儿。明月皎皎、人间烟火，天上地下的一切都融在江水间。

沿着沅水溯流而上，就会看见沅江缓缓流动，夹岸峰峦重叠，一片翠绿。沈从文先生一半的骨灰撒入沅江，融入这朝思暮念的江水，另一半的骨灰葬在沅江岸边的听涛山，听涛观水；他爱这长河，最终也成为了这长河。何老曾说，下一步，他很想沿着沅水，去追踪沈从文的足迹，也许又是另一番风景与情致。

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水边人，一条家乡的河融贯在他的血脉里：无论离它多远，每一次感受到血液的流淌、脉搏的律动，每一次想起浪花轻抚河岸、粼粼水波抓住夕阳，那都是故乡那条小河一次又一次召唤人们对它的思念……

对何老而言，“湘水长长何处是故乡？”故乡的小河入春陵江，春陵江水入湘江，湘水长长，又望见故乡水，那便是吾乡了。

（《湘水长长何处是故乡》 何云波 著 湖南地图出版社出版）

阅里书外



司镜儒

何云波先生总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一个乡下人”。

何老从家乡的小河出发，一路行来，做了这条长长湘水的记录者和说书人。江水寂寂，他代为执笔：讲自己与乡水的故事，童真童趣，年少心事，莼鲈之思；讲那些生长在水边人的故事，市井乡人的人间烟火，名士英杰的豪情逸致；也博古通今说这水边远行人或驻足人的行迹。一路走来，洋洋洒洒书就了二十四篇，于是便有了这本《湘水长长何处是故乡》。

在家乡的小河边，和一群一般大的孩子玩水、摸鱼，泡在水里的日子里从没有人需要彼此写“自报家门”。十六岁，还是个半大孩子的何云波考上了湘潭大学，从此背上行囊离开永州新田陶岭那个叫大村的村庄，离开了家乡的小河。那时的他心中甚是雀跃，毕竟在那个饭都吃不饱

阅香闲情

马珂

前些日子去逛旧书摊，看见几本儿时喜爱的小人书，不禁喜出望外。全部买下逐一翻看，曾经的过往便清晰地脑海里逐一浮现。

小人书又称连环画，其特点是开本小，以连续的图画配以简短的文字讲述故事。翻阅者无论识字与否，几乎都能看懂。在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由于文化生活的单调和匮乏，小人书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工具与精神食粮。

第一次见小人书，是父亲在我记事后领我进陵县城的时候。当年我家住在离县城约二十里路的一处叫作茅坪马家的小山村。有年夏天，我被父亲领进了县城。在陈旧低矮的新华书店前，我看见了位于街角的小人书摊和围坐在书摊四周看书的孩子，一下子就被这样的场景迷住。向父亲提出留下来看书的要求后，父亲给了我几毛钱，交代我在原地等他，待办完事再来接我。

徘徊在一本本巴掌大小、内容各异、有序夹挂在一根根细铁丝上的小人书前，看得我眼花缭乱。这些小人书，既有根据中外名著改编的《三打白骨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有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滥竽充数》《东郭先生》，还有根据英雄人物改编的《黄继光》和《邱少云》等。书摊四周

难忘儿时小人书

排放着几张矮脚木质条凳，一位上年纪的老人坐在摊旁，按书的厚薄收取一到两分钱的硬币作为租金。

那天起，我对小人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父母或爷爷进城，总盼着他们能给我带几本小人书回来。后来父母又一次把我领进县城，我在电影院门前的小人书摊一坐就是大半天，直到黄昏才随父母回家。那种出自心底的愉悦感，至今难忘。

据史料考证，小人书兴起于民国时期。1925年至1929年，上海世界书局先后出版了《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榜》等64开本连环画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图画的通俗性，小人书得到了长足发展。1955年到1962年，由董子畏改编、丁斌曾、韩和平绘画的10册套《铁道游击队》陆续出版。此后，不计其数的画家投入到小人书的创作之中，使之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

因了小人书的影响，我从小就爱上了看书，上学后《语文》成绩一直比较突出。上初中后，作文常被老师拿到班里作为范文讲评。同时我还因小人书培养出绘画的爱好，没事就拿着铅笔临摹小人书上的图画。高中毕业时，我临摹的画稿足有两百余幅，并带着其中一些自以为不错的画稿独自一人乘12个小时的长途客车从沅陵县城到长沙报考湖南省艺

美术学校。因该校当年为定向招生，我未能如愿。

绘画最刻苦的时期是在乡村任教的那些日子。课余时间，总是在画架上涂涂画画，并给自己定下每天一幅素描的目标。到了周末或节假日，就带上水和干粮，背起画夹外出写生。画山画水画人物。那个时候，我的住房四壁贴满自己的画作，像个小型美术展览馆。印象较为深刻的两件事：一是给小镇上的一家私人理发店画发型图，每张收费五元。当年流行的男式女发、女式男发等，一共画了八张，拿到了四十元费用，我兴高采烈地邀请一带与我一样爱好绘画的友人下馆子饱饱地吃喝了一顿。二是给镇子上的一家私人照相馆画背景，获得了四十五元工钱。

让我放弃绘画爱好的是一次展览。当时教育办通知我多拿一些画稿以供怀化地区教师展选用，我便精心挑选出几十幅作品上交，不料画稿上交后便再没回音。我几次催问，答复是我的画稿在邮寄过程中不幸丢失，无法查找。

我多年以来辛辛苦苦画出的作品，就这样无影无踪了。这让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从此放弃了这一爱好。不过，我却深深地爱上了文学创作，并开始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作品。这也与我从小受到小人书的启蒙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